

现在呢,不再想这些,没有人怀疑我不是二十多岁。区委书记老伴,办公室的老田大姐,从一开始一直称呼我为“老刘同志”,工作里,我已经显示了一点点沉着与老练。本来嘛,成为脱产干部已经三年了。

环顾四周,朋友、亲人们,也已经有了许多变化。爸爸和妈妈离婚了,这很好,也很不容易,结束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十年的残酷和痛苦的变态,固然还有尾巴。

最近几个月,我首次在家里感觉到了平静和幸福。姐姐从学校出来,走上了工作岗位,她变得沉稳而且严肃。上次她批评我不该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兴奋与入迷:滑冰、小说、唱歌、欣赏风景……说话也不应该动不动夸张激动。她提出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中,对极了。她还告诉我,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好朋友了。

过去我觉得,她虽然比我大一岁半,可是我帮助她在政治上“进步”起来的,而最近,我越来越感觉到,许多地方,是我需要向她学习了。

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同志,中学的团总支干部们,我与他们的亲密,超过了与本机关的同事们。说实话,他们身上的担子够重的。一个中学生,每天七节课,团区委给他们布置了繁重的任务。就说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吧,他们下了课后与校长们一起做新生审查工作,同学们对他们的要求又特别高,一次早操缺席,同学们就会说他们是“带头作用不够”。结果呢,一个学期结束了,他们的考试成绩比一般同学还要强,甚至于,他们学会的新歌与集体舞、新诗与新知识,即使是读报,也比其他同学们读得更多。

·中篇小说·



从前的初恋

·王蒙·

(选自《人民文学》2022年第4期)

市委领导彭真同志说了,大讲学生党员干部的负担如何如何繁重,是没有意义的,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,你靠谁去呢?只有一个办法,要吃点苦,必须加油努力。

市委领导的指示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惭愧而又振奋。

我常常回忆今年年初参与的中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的情形,这些孩子们自我检查起来,比谁都沉痛,眼泪会在检讨会上流下。不,这是保尔·柯察金式的对自己的苛刻与无情。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利于党的缺陷,他们会万分地痛苦。高兴的是,培训班结束后,他们一一地入党了。小李还送我一本“革命日记”,其实是我应该送他们一点什么纪念品的。我也怀念参军上了干部学校的同志们,前天,

收到建群的信,他们马上要开赴朝鲜前线了。而省立高中的地下党第一支部书记,参军以后立即保送到沈阳的空军学校,他将驾驶着战鹰在蓝天白云中万里飞翔,与敌人短兵相接,瞬时胜负存亡生死。我羡慕他们,也祝福他们。

我们这里的张昌,常常嬉皮笑脸地叫他们“小干部”,我不喜欢。老有老的伟大,小有小的庄严,不容亵渎,不容轻薄。

我自己呢,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我们的书记黎银波近来几次颇有深意地对我说:“你很不错,你真的大了……”可以想象,比我大十七岁,抗日战争前“一二·九”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她,对于火爆的小人儿刘夏有多少期待。

一年当中有多半年我参加全区的一揽子中心任务,没有更多的时间取得她的理解与指导。但是她的敏锐与友情,她对旁人的观察深度,使我相信她永远了解着关注着指引着我。

我爱一揽子的突击任务、中心任务,它像火焰一样地把干部把群众燃烧起来,平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,一下子就做成了。

我也怕这一类工作,一开动,我就必须连基层的党支部带团支部一起抓。有个别党支部的老爷故意与我这个毛孩子找麻烦。“立仁”厂的支部书记不执行区委的指示,我与他吵了一架,我很难过,虽然区委领导支持了我,我仍然长久地不安。我们毕竟是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战士,英特纳雄耐尔,等待着我们一道去实现。

……朝天每日地开会、写材料、谈话、听报告、读文件,但是一年过去,我好像更爱玩了。对不起,正是玩——让我真切感动地体会到,我们用双手正在

建立着的新生活的幸福。有时候周六晚上开了一晚上会,我仍然愿意会后用十分钟走到近处新盖好的电影院的门口看看。美艳的灯光照耀着鲜明的影片广告图片,图片上的中苏影星与散场后走出来的欢喜的人群,脸上仍然停留着关注、沉醉、迷恋与感动,我分享他们的兴奋与满足。我觉得如此轻松快活,生活中给我们的不仅是压弯脊的任务加任务。我还爱音乐,一唱起歌来就进入了一个远远更伟大与悲壮的殿堂,更辽阔与深沉的世界。

“我们生在美丽的祖国原野,我们生在劳动战斗的地方……”

这是《人民日报》上刊载的歌颂斯大林的歌。我喜欢这两句歌词的情调。

(插话:后来不喜欢斯大林了,一直喜欢从前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旋律与歌词。)

这一年,我看了许多小说,普希金的诗,巴甫连科的《幸福》,法捷耶夫的《青年近卫军》。也许我还不能够充分理解它们,但我是忠实的,我爱书,我要按照书本来做。我坚信生活应该像书上写的那样美好,那样崇高而且纯洁。如果还没有完全一样的美好纯洁,那就正是对于革命与日常工作的期待。我不满足自己,我想的是对自己的全盘重塑和推进,我要的是近卫军队长奥列格,队员万尼亚、郭丽娅,和《幸福》里的伏罗巴耶夫式的人格、品性、美好与圣洁的精神世界。

天啊,我写了那么多,每天记日记,记得多,做得不够。

我必须结束日记了,我还要赶写原教会学校现第九中学教徒们对于教会自传、自立、自养三自革新运动的反映材料。

(连载之二)



2022“善德武陵”杯 全国微小说精品展

这并不是什么秘密,刘婆婆有一只名匠所做的妆匣。小抽屉拉手还是什么瓜楞老琉璃做成的。盒顶用银箔和玉片镶成牡丹朝凤图案。刘婆婆曾是大户人家小姐,这同样不是秘密。解放前夕,刘家老小匆匆离开裕后街。刚从省城女子学校回到裕后街的刘婆婆却躲进茅厕里,没随家人前往香港。这只妆匣也随刘婆婆留在裕后街。

见过刘婆婆那只妆匣的街坊,都说它很贵气。刘婆婆做大小姐时,匣中置放过化妆品及珠宝等小物件。她用过的胭脂、香粉都是爷爷从上海滩带回来的洋货。据说她爷爷跟上海滩大佬一块喝过洋酒。黄金荣还收到过她爷爷带去的狗脑贡茶,赞不绝口。所以,刘婆婆在搬出刘家大院时,被几名荷枪实弹的人员询问过。她一问三不知。最后,仅仅抱着一只妆匣离开刘家大院。

当时,有街坊说,凤凰落到了鸡窝里。她的养子李布谷也晓得这事。李布谷记得,养母因这只妆匣吃过不少亏。养母一辈子未嫁,引来不少猜测,甚至说她是一个“石女”。但信者寥寥无几,何况刘婆婆当年长得如花似玉,知书达礼,仍然有不少人上门说亲。

“不嫁!”刘婆婆很干脆。

说亲的又来了。“王家可是好人家。只有老三没结婚,人家已经做了警察。”

“不嫁!”

“怎么不嫁……”

妆匣秘密

·王琼华·

“不嫁。”刘婆婆往妆匣上看了看。

说亲的几乎从她眼神中捕捉到了什么,便起身上前向妆匣走去。刘婆婆当即喝了一声:“别动!”

“我看看——”

“别看。”

之后,这只妆匣被赋予不少说法。李布谷后来回忆说,街坊都猜测,刘婆婆当年仍是从家里带出了不少好宝贝,就装在匣中。后有一个猜测更离谱,说这只妆匣是一台特殊的发报机。跟谁发报呢?也许一猜就晓得。所以,那天突然来了一班人要收缴这台妆匣。刘婆婆抱着妆匣就跑。结果,她被堵到犀牛井旁边。她嚷道,你们再上来,我就跳井。这时,一位警察匆匆赶来——他就是王家老三。即便被刘婆婆拒绝婚嫁,但王家老三平时很照顾她。她哪会不懂王家老三的心思?何况,她对王家老三也有些好感,只是婚嫁这事,始终没松口。这时,王家老三心平气和地说了几句话,刘婆婆也看见了他依然如故的目光,便将妆匣交给他。妆匣被打开,王家老三见里面没什么东西,便还给刘婆婆。据说,王家老三跟领导打了包票,如果有问题,他宁愿被开除。这话传到刘婆婆耳朵里,她当即流下了泪水。

但王家说亲的再来刘家时,刘婆婆仍没松口。

李布谷当然认识王家老三。王家老三执行任务时,救下一个半岁小男孩,却不晓得如何照顾孩子。刘婆婆见到这小男孩,立刻有了眼缘,便将他抱

回自家,做了养子。上户口时,取名叫李布谷。这引起街坊一番好奇。怎么不姓刘,而姓李呢?哪怕姓王,街坊也能接受这个姓氏,毕竟小男孩从小将王家老三叫成“王爸爸”。听到这个名字,王家老三也是一吁。年底,他跟一女子结婚。

王家老三娶亲时,刘婆婆一整天没出门。

李布谷读书,王家老三帮他买了书包。哪怕李布谷不停地跟刘婆婆说:“书包是王爸爸买的。”刘婆婆也始终没吭一声。王家老三平时在街头巷尾口和她打招呼时,她也会忽地把头撇开。

但有一次,王家老三牵着他的一个孩子路过巷口时,刘婆婆远远望着那孩子的背影。很久。回到家里,她一遍又一遍擦拭妆匣。

过了好些年,有人露着笑脸上门,跟刘婆婆说:“我想买下你这只妆匣。”

“呵,还动这念头?”

“那当然,它是一只宝物。”

刘婆婆笑道:“你眼不拙。它当然是一只价值连城的宝物。”

开价不菲。而且,给出的价越抬高,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这只妆匣。但刘婆婆始终没动心。这时候,街坊终于明白,妆匣果真是一件非常值钱的东西。

这年,刘婆婆得了一场重病。李布谷将家里积蓄几乎花个精光,也没见刘婆婆的病情有所好转。又有收藏家上门,称愿意用二十万块钱买下妆匣。李布谷真有点动心,他想挽留养母的生

命。但刘婆婆一口拒绝,她警告养子说:“我死了,这妆匣也不得卖给别人,否则我变成鬼,也会回来掴你两个耳光。”李布谷只好发毒誓。清明节这天,刘婆婆去世了。那只古色古香的妆匣就放在刘婆婆腰旁。她的一只手放在妆匣上面。看到这情景,李布谷与王家老三愣了好久。

“王爸爸,母亲对这只妆匣一往情深,怕是有什么牵挂。我偷偷查过几次,却没发现什么蹊跷。”

“秘密一定会有,它就在妆匣里。”

王家老三终于在妆匣中发现一个隔层,里面藏着一个发黄的小本本。王家老三翻了又翻,觉得它非同凡物。

很快得到证实,这是一本密电码,曾为一位当年潜伏省城的中共地下党所持有。这位代号为“布谷鸟”的谍报人员牺牲前,将密电码交给一位进步学生,也是他的未婚妻,后来组织上一直未能查明她的去向。

李布谷神经一挑:“烈士姓李吗?”

“是的。”组织上的人回答。

李布谷热泪盈眶。这时,他明白了一切。自己被养母取这一姓名,原来有一个令人心碎的缘故。他又问:“密电码我能留下吗?”

“当然,它早已解密。”

很快,在刘婆婆遗像旁,并排挂上一个新的玻璃框,框里镶着那一本陈旧的密电码。框下,放着那一只被拭得锃亮的妆匣。匣盖上的牡丹朝凤图案显得格外美丽动人……

(原载5月2日《郴州日报》,原刊责编:陈华英)

本栏目由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协办